宋朝事實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 ◄

宋朝事實
卷四　郊赦一

► 卷五

太祖乾德元年[1]，南郊禮成，車駕將還宮，有司請乘金輅。上顧侍臣曰：「朕欲乘輦可乎？」對曰：「無爽典禮。」乃改乘輦還。帝御明德門肆赦。前一日，有司設立文武百官、皇親及蕃國諸州朝貢使、僧道耆老位于明德門外，太常設宮縣，置鉦鼓。其日刑部錄御史臺、開封府京城繫囚以俟。及車駕還至明德門內，就幄次，改御常服。羣臣就位，皇帝登樓，卽御坐，樞密使副、宣徽使分侍立，仗衛如儀。通事舍人引羣臣橫行，再拜訖，復位。侍臣宣曰：「承旨。」通事舍人詣樓前，侍臣宣敕：「樹金雞。」通事舍人退，詣班，宣付所司，訖，太常擊鼓集囚，少府監樹雞竿于樓東南隅。竿木伎人四面緣繩爭上，取雞口所銜絳幡，獲者呼萬歲。樓上以朱繩貫木鶴，仙人乘之，捧制書，循繩而下，至地，以畫臺承鶴。有司取制書，置案上。閤門使承旨，引制案，宣付中書門下，轉授通事舍人，北面宣云：「有制。」羣官再拜。宣赦訖，還授中書門下，轉付刑部侍郎，承制釋囚。羣官稱賀。閤門使進詣樓前，承旨宣達訖，百官又再拜，蹈舞而退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朕以三靈眷命，五讓興邦。躬親罔憚于萬幾，德教將加于四海。屬歲時屢稔，華夏大同。干戈漸偃于靈臺，文軌皆通于象闕。俗阜而南薰風競，刑清而貫索星沈。仰觀則日月麗天，俯視而龜龍在沼。加以物無疵癘，民樂雍熙。蓋玄穹垂祐于皇家，非涼德自臻于昌運。由是攷百王之舊制，緝千古之憲章。墜典必修，無文咸秩。潔犧尊而謁清廟，被大裘以郊上玄。萬乘雲屯而在途，千官星拱而就列。公侯助祭，共江漢以朝宗；鐘鼓在懸，與風雷而相薄。百靈受職，羣后受釐。明德惟馨，神心有答。非煙塞望以呈瑞，嘉氣浮空而襲人。民具爾瞻，禮無違者。乃回金輅，乃御應門。律且協于黃鐘，日

正臨于甲子。順三元之更始，慶萬彙之咸亨。而又藩岳勳臣，宰衡庶尹。外達蠻貊，內暨緇黃。謂予歷數在躬，以應天廣運順其美；謂予溫恭允塞，以仁聖文武成其功。兼至德之隆名，盡哲王之能事。物議斯允，予衷莫遑。宜覃曠蕩之恩，用慰黎元之望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戲！崇德報功，取天地無私之象；眚災肆赦，推雷雨作解之恩。更賴中外大臣，佐佑厥辟，必使萬邦黎獻，盡躋仁壽之鄉；百姓平章，用致勳華之上。布告億兆，咸使聞知。」

其後郊祀，遵用此制。改是年爲乾德元年。宣制畢，御崇元殿，百僚奉王冊，上尊號曰「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聖德皇帝」。壬申，大宴于廣德殿，上壽，號曰飲福宴。

乾德六年改開寶元年，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南郊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我國家受天景福，率土咸賓。聲明洞照于萬方，德教咸加于四海。風雨順而歲年豐稔，干戈戢而刑政澄清。域中共慶于小康，海外咸欣于至化。朕顧惟寡昧，祗奉玄穹。荷上帝之垂休，致中原之大定。遂發誠意，再舉舊章。恭陳告謝之儀，仰答自天之祐。羽衛森羅而在野，王公肆覲而在庭。六樂無不調，五禮無不備。躬奠玉爵，陟配紫壇。具物薦誠，神心昭格。非煙塞望以呈瑞，嘉氣浮空而降祥。宜與寰區，同茲胥悅。象闕既還于綵仗，雞竿大舉于鴻恩。同玉歷之惟新，與蒼生而共慶。盡日月照臨之內，罔間幽遐；極車書混同之邦，咸均雨露。庶成瑞拱，永洽可封。可大赦天下[2]。改乾德六年爲開寶元年。自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昧爽以前。云云。於戲！皇王報本之義，乾坤助順之祥。既舉彝章，諒無闕政。更賴中外宣力，將相同心。保黎庶之乂安，致邊陲之寧靜。扶持景運，翊亮皇猷。長懷魚水之歡，共樂太平之化。布告億兆，咸使聞知。」[3]

赦文：

「門下：我國家膺上天之景命，洽四海之歡心，車書大同，聲教遐被。爰自塵清五嶺，浪靜南溟，開萬里之封疆，致兆民之蘇息。山川克復，日月光華。風雨順時，歲年大稔。朕君臨天下，道涖人寰。致率土之同情，自玄穹之垂貺。于是恭循典禮，親執豆籩，當愛日之選長，罄虔誠而告謝。羣后執圭而肆覲，神郊備物以陳儀。柴燎既升，乾光下燭，瑞氣浮空而不散，生民鼓舞以同懽。宜覃作解之恩，用洽自天之慶。可大赦天下。自開寶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昧爽以前。云云。於戲！天地垂休，所以祚開泰；皇王報本，所以告成功。盛禮行而人神協和，慶澤流而寰海胥悅。文武列位，將相具寮，同心同德以

逢時，盡節盡忠而宣力。宜勤翊亮，共致太平。」

九年[4]，太祖將幸西京。正月十三日，詔曰：「定鼎洛邑，我之西都；燔柴泰壇，國之大事。今江表底定，方內大同。祗遹景靈，用伸報謝。乃眷西顧，郊兆在焉。將飭駕以時巡，躬展誠于陽位。朕今幸西京以四月，有事于南郊。」[5]及赴齋宮，先時霖雨彌旬，是日雲物晴霽，觀者如堵，垂白之民咸相謂曰：「我輩少屬亂離，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。」皆相對感泣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我國家受命開基，化民育物。荷乾坤之垂佑，致文軌之大同。內則朝政雍熙，外則武功振耀。洎兩川克復，五嶺蕩平，被聲教于寰瀛，納生靈于富壽。惟有江表，未息祆塵。頃勞動于六師，尋廓清于一境。數千里氛妖既殄，百餘年生聚知歸。蘇其久困之民，布以惟新之化。非沖人之克乂，皆上帝之儲休。今者卜首夏之良辰，就西都之正位，備其燔燎，靖乃豆籩。躬伸告謝之誠，用達恭虔之志。奠玉之盛儀既舉，普天之慶澤方行。宜覃曠蕩之恩，用表混同之化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戲！牲牢報本，所以答天地之休；雷雨行恩，所以洽華夏之慶。御鳳樓而風雲助順[6]，揭雞竿而士庶同歡。睠惟文武之具寮，並效忠勤之亮節。佐我隆平之運，實多翊亮之勞。方切注懷，更宜宣力。」

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，南郊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王者負扆居尊，繼天垂統。順三靈之睠命，契萬國之懽心。宵衣旰食以忘疲，卹物愛民而爲念。自臨宸極，再易炎涼。朝政允釐，嘉穀屢稔。四海盡同于文軌，九州重正于封疆。顧菲薄以何功，賴穹旻之降祐。爰循舊典，親祀上玄。獻琮而率土皆來，執玉而諸侯畢會。風雲助順，羽衛增華。慶皇祚之昌隆，見禮容之繁盛。而又王公庶尹、中外具寮，同傾愛戴之心，奉我龐鴻之號。億兆之願，豈獨在予？宜覃大賚之恩，用洽可封之化。可大赦天下。自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昧爽以前。云云。於戲！郊天祀地，牲牢已薦于至誠；布惠行恩，雨露均沾于萬彙。灑渥澤而瑕疵盡滌，出縲囚而囹圄皆空。凡諸有位之臣，體我無私之意，更資忠力，共贊皇圖。寰宇克定于丕平，竹帛永光于千古。」[7]

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十七日，南郊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王者繼統居尊，握圖臨極。法二儀而行化，親萬務以忘勞。兢兢如涉于大川，

蕩蕩期臻于至化。日愼一日，于茲六年。八紘之文軌大同，四序之陰陽不忒。兵鋒偃戢，年穀順成。蘇杭千里之土疆，盡歸臨照；汾晉一方之生聚，頓愈瘡痍。邊陲載息于煙塵，宇宙俱凝于和氣。顧惟涼德，享是豐功。蓋穹昊之降靈，兼祖宗之垂祐。爰伸大報，特備嚴禋，被衮冕以陟圜壇，薦牲牢而饗上帝。而又中外列辟、文武庶寮，復以徽名加于眇質。尊崇之號，念何德以克堪，億兆之心，顧抑情而從徇。祗膺典禮，良用兢慙。宜覃作解之恩，用洽普天之慶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戲！玉帛薦誠，已陳于盛禮；雲雷覃慶，咸被于殊休。效忠良者，悉與旌酬；負瑕釁者，皆從滌蕩。百神受職，萬國來同。當景運之昌隆，嘉禮容之繁盛。風雲薦瑞，士庶同歡。更資有位之臣，共質無私之化。各宣忠力，永輔皇家。布告寰區，咸令悉知。」[8]

赦文：

「門下：惟皇撫運，樹鴻業于中區；惟辟奉天，表至誠于大報。既謹就陽之禮，宜覃及物之恩。用慶昌期，式符前典。朕自虔膺寶運，嗣守瑤圖，九載于茲，一心無怠。雖寰區既乂，敢忘于旰食宵衣；而風雨弗迷，屢覩于年豐俗阜。加以非煙甘露，雰霏繼灑于人寰；瑞獸珍禽，馴擾咸歸于御苑。四塞之干戈自息，八方之文軌大同。集是丕休，匪由涼德。斯蓋玄穹之所降鑒，清廟之所儲祥。朕所以躬事禋燔，告謝天地。千官景從，陪玉輅以供宸；諸侯駿奔，仰玄壇而助祭。矧乃文物大備，聲名孔修。當六變以升聞，荷百神之昭格。純嘏之錫，豈獨在予？思與萬邦，同茲大慶。仍改紀元之號，遐均作解之恩。可大赦天下。改太平興國九年爲雍熙元年。自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昧爽以前。云云。於戲！景運方隆，荷乾坤之眷祐；彝倫式敘，在刑政以交修。更賴文武蓋臣，方岳庶尹，各伸乃力，共泰吾民。庶令擊壤之謠，不獨唐堯之代；可封之俗，復追虞舜之朝。凡爾含靈，知予至意。」

四年正月二日[9]，南郊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我國家創業垂統踰三十年，禮讓興行，車書混一。外則五侯九伯，立屏翰之奇功；內則三事庶僚，罄股肱之亮節。共贊無私之化，成茲不拔之基。加以紫壇屢饗于天宗，青輅早修于農事。既禮交而樂舉，致遠肅而邇安。內顧眇躬，享茲介福。是用就上辛之良日，薦大報之至誠。乾坤既錫于鴻休，祖宗是崇于嚴配[10]。八蠻景附，咸伸助祭之儀；百辟靈從，盡展陪鑾之禮。覩士民之繁盛，望羽衛之駢羅。思與普天，同茲大慶。自淳化四年正月二日昧爽以前。云云。於戲！郊天地以致誠明，咸尊典故；法陽春而施德澤，盡滌瑕疵。華夷遠播于懽聲，宇宙遍凝于和氣。更資有位，益勵乃誠，展安

民濟物之謀，助旰食宵衣之化。庶俾照臨之內，俱躋富壽之期。咨爾萬方，咸知朕意。」

南郊畢，御乾元門，下制曰：「泰壇燔柴，國之大典；上辛祈穀，禮有舊章。祗見上帝，祈福天宗。[11]」癸巳，上賦《南郊宿齋》五、七言詩六首，賜近臣。乙未，雨雪，作《立春日瑞雪》詩三首。祕書監李至言：「自廟徂郊，纖颺不搖，羽衛如植。升壇而星象炳煥，訖事而雲氣鬱興。應門肆赦，非煙可挹。[12]」

赦文[13]：

「門下：我國家千齡啟運，百世其昌，惟列聖之在天，介鴻休于下土。朕自祗膺眷命，嗣守皇圖，垂二十餘年，居億兆之上。域中四大，常師古聖之言；天下一家，幸接隆平之運。遠肅而蠻夷率服，時和而風雨弗迷。盡禹別之九州，來修厥貢；懋堯咨之四嶽，咸建庶官。刑政于是相宣，聲明以之大備。夫何涼德，集是丕休？皆由九廟之儲靈，實荷二儀之降鑒。得不討論方策，博采乎禮經；祗奉郊丘，興崇于祀事。達孝思于清廟，祈景福于上玄。用薦精誠，斯爲大報。百神效祉，諸侯駿奔。羅羽衛于康莊，煙霞動色；設宮縣于兩觀，金石成文。千官扈蹕以雲從，百姓歡呼而雷動。禮終嚴祀，喜成昭事之心；候屬載陽，廣布惟新之慶。宜覃恩宥，溥洽寰區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戲！時當獻歲，禮畢嚴禋。祖宗之純嘏無疆，天地之祥符有耀。仰資玄貺，敷佑蒼生。更賴三事大臣，六師上將，炳人文而宣教化，揚我武以定疆場。逮夫庶邦冢君，凡百執事，咸有一德，永孚于休。俾我邦家，紹統前代，盡善盡美，不其偉歟！告示萬方，明知朕意。」【原註】先是禮儀使宋白奏曰：「伏詳儀注，朝饗太廟，皇帝先詣罍洗，後奠瓚。其祀天地，望先詣罍洗，後奠玉幣。」上以問呂端，言得禮之中，遂從白議

二年十一月丙戌[14]，合祭天地于圜丘，以太祖、太宗配。還御乾元門，下制曰：

「天祚明德，民懷有仁。惟景運之泰階，實昊穹之眷命。太祖皇帝以武功定亂，驅除八方，四登泰壇，親行大禮。太宗皇帝以文德柔服，混成一統，五奠玉爵，合祭二儀。粵以沖人，仰嗣丕業。三年無改，恭依典禮之文；百穀用成，亟獲豐年之瑞。退朝之暇，內省于懷，未熟化源，未成治定。夫何涼德，集是鴻休？上由天地之元符，人神協贊；復荷祖宗之餘慶，輔弼宣功。履春冰而常積戰兢，涉大川而詎知涯涘。非惕厲不能繼先業，非精虔何以答上蒼。必在乎假清廟而擁神休，舉皇儀而陳備物。于以示昭報，于以伸孝思。爰當亞歲之辰，躬展事天之禮。玉帛在笥，金石在縣。一陽生而寰海會同，九奏成而神祇下降。禮無違者，天必從之。宜覃作解之恩，共洽無疆之祐。可大赦天下。

云云。於戲！國容全盛，天仗旋班。非煙散朱雀之街，旭日麗蒼龍之闕。歡聲雷動，喜氣雲從。肆士庶之榮觀，賴皇家之大慶。更賴文武多士，將相蓋臣，各竭忠規，順成元化。同心同德，咸罄于嘉猷；無怠無荒，不忘乎明戒。同底於道，不其偉歟！布告萬民，咸知朕意。」

咸平五年十一月十一日，南郊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禮莫大于事天，孝莫重于嚴父。因心崇陟配之義，垂訓懋翼子之規。自伯考建萬世之基，聖父纘重熙之業，莫不三年而郊上帝，九廟以饗神宗。用薦精誠，以伸昭報。顧予寡薄，獲荷慶靈。奉以周旋，焉敢廢墜！矧乃寰區底定，黎庶幾于小康；農畝豐登，稼穡呈于上瑞。皆玄穹之所降祐，繄列聖之所垂休。得不飭備物以告虔，升禋燎而報本。蠲吉之祀，廣至福于兆民；曠蕩之恩，宜大賚於四海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戲！天下之至大，萬物之至繁。雖勵力以自彊，願恭己而自治。更賴藩嶽列辟，股肱元臣，暨禦侮之羣才，迨盈廷之多士，咸盡忠而奉化，各無隱于厥誠。俾予垂拱而仰成，致俗一變而至道。共臻多福，永孚于休。」

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，南郊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朕自猥紹慶基，君臨寓縣。奉若天道，馴致時雍。常念守位維艱，纂圖斯重。納隍軫慮，旰食視朝。于今九年，罔敢逸豫。幸玄穹之降鑒，荷宗廟以垂休，農祥荐臻，邊候不警。屬天正上元之日，陳吉土享帝之儀。因得躬執豆籩，祗見祖考。牲牢備物，圭幣薦誠。四海九州，皆來助祭；六變三獻，斯用降神。仰景貺之自天，慶蒼生之蒙福。報本既行于盛禮，回鑾乃御于應門。萬國來庭，集梯航而入貢；九賓就列，覩書軌之混同。宜大賚于中區，洽鴻恩于庶品。永言純嘏，豈獨在予！爰稽肆眚之文，式布維新之澤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戲！順天行慶，俾渙汗以維均；與物爲春，浹幽遐而廣被。偃革已臻于開泰，垂衣方示于穆清。更賴文武具僚，中外列辟，體君臣之同德，罄金石之純誠，資政教于和平，納生民于福壽，共扶昌運，永享于休。」[15]

天禧三年十一月十九日，南郊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朕以仰欽皇緒，夙奉慶基。自列聖之詒謀，逮眇躬之繼統，兵戈銷偃，海域混同，何嘗不日愼居懷，時乘在御，絕畋游而育物，戒服玩以敦風。納民歸仁壽之區，涉道究希夷之際，撫安四極，賓延萬靈。表下風以丁辰，致彌文而熙載，講求典禮，肅恭

神人。燕處穆清，聿懷沖粹。荷太清之孚佑，示秘籙以降祥，靈運嘉亨，景輿臨暨。載聆諄誨，遡悟仙源。勵翼彌堅，欽修備至。攷古先之盛則，畢封禪之洪徽，崇尚眞宗，登隆妙號。言念元良之嗣，生知至德之方，善訪名山，特開珍館。祝壽昌之介祉，見忠孝之存誠，疊委寶文，愈昭殊應。是用答顧懷于穹厚，成禋享于壇壝，薦玉幣以告虔，陳豆籩而蠲潔。金匏協奏，文物駢羅。九賓相儀，百神受職。天旗總集，既彰祚國之休；王澤涵濡，宜洽均禧之慶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戲！展嚴恭之禮，獲擁神休；覃滂霈之恩，式符眾望。諒周隆于慶賜，增激勵于神明。更賴中外信臣，文武列辟，竭以忠勤之節，傾其愛戴之心，協贊重熙，永膺多福。」

天聖二年十一月十三日，南郊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三載一郊，國朝茂典。蓋所以報貺天地，致虔祖宗，盡欽翼之心，膺錫褅之福。昊穹眷命，三聖重光，化無遠而不懷，惠無幽而不浹。肆予寡昧，纂是隆平，端扆永思，臨淵匪懼。幸賴母儀申誨，先烈在民。三事羣卿，裨我以公道；百工庶尹，贊我以遠圖。政常敦本閑邪，刑必蠲苛慫善。邊隆撤候，方聘修歡。東南之畝屢登，陰陽之沴不作。是用采甘泉之曩制，方委粟之前經。度土就陽，占辰亞歲，豫祠眞館，虔饗太宮。乃陟嘉壇，肅陳量幣。羣司戒潔，工器協恭。瞻來格于窈冥，納降衷于高厚。天清日潤，禮備樂崇。克伸孚祐之文，實荷厖鴻之賜。宜均渙號，溥及含生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積累之業存乎時，涵濡之澤加乎遠。邦家所著，憲度甚明。予惟遵行，罔敢失墜。班朝文武，有位忠賢，庶益蓋規，以弼涼德。勿休屢省，稱朕意焉。」

禮成，輔臣皆進官，宰相王欽若等固辭。上謂曰：「郊祀慶成，朕爲卿等進官，懇辭何也？」欽若等對曰：「臣等待罪近司，獲陪盛禮，幸甚！復遷官秩，益為忝冒。」上懇諭久之，欽若等再拜稱謝而退。[16]

是月甲辰[17]，百官集尚書省，受薦饗景靈宮誓。乙巳，受朝饗太廟誓。丙午，受合祭天地誓。丁未，上謂輔臣曰：「此三日百官受誓，禮當然耶？」王曾等對曰：「宗廟告饗，皆沿郊祀之事，止當一日受誓。今蓋循先朝舊制，請俟他日釐正之。」庚戌，宿齋于天安殿，百官宿齋于朝堂。辛亥，薦饗于景靈宮，宿齋于太廟。大禮使王曾言[18]：「皇帝執圭被衮，酌獻七室，而每室奏樂章，恐陟降爲勞，請節宮架之奏。」上曰：「三年一饗，朕不敢憚勞也，卿勿復言。」【原註】其後每親祀，至版位，必遣內侍密諭樂卿，令備其音節，又以戒樂工云壬子，朝饗七室，宿齋于南郊。癸丑，冬至，合祭天地于圜丘。三獻終，增禮生七人，各引本室太祝。升殿，徹豆畢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朕以紹膺端命，祗服睿圖。六載于茲，萬幾在念。守大中之曩訓，遵聖善之懿猷。被四表以宅心，浹羣倫而從乂。有祈必應，惟動斯和。歲事省成，河流順復[19]。此皆鴻靈敷祐，列聖顧懷。乃底輯寧，愈增惕勵。奉先之道，固竭于精衷；報本之儀，聿循于舊典。既卜郊而叶吉，粤定位之載嚴。沿襲有初，講求惟允。格太宮而祼獻，率迪肅雍；類上帝以燎熏，並昭妥侑。罄齋莊而備至，荷胙璽以居歆。矧乃眞系垂謨，夙展欽崇之禮；玉虛攸館，將申裒對之文。囘寶睠以博臨，介純禧而舉集。顯無疆之大慶，豈獨在予？霈作解之洪恩，式均有眾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天人交感，繄默定之有孚；中外胥歡，諒寵綏而宣洽。尚賴既睦之宗戚，同體之忠良，暨諸邇臣，逮夫庶士，協一德以修輔，廣四聰而必聞。慎固基扃，振明紀律。無隱厥志，用恢永圖。主者施行。」

宣制畢，百官稱賀。上恭謝太后于會慶殿[20]。內常侍贊引皇帝，皇帝自殿後幄，詣皇太后前，再拜跪奏曰：「臣禎虔遵舊典，郊祀禮成，中外協心，以歡以抃。」皇太后宣答曰[21]：「郊祀之祉，與皇帝同之。」皇帝還內。百官賀皇太后，垂簾，賜酒三行。丙辰，宿齋于長春殿，百官宿齋於朝堂。丁巳，恭謝于玉清昭應宮。[22]

是月壬辰[23]，上宿齋于大慶殿，百官宿齋于朝堂。癸巳，薦享景靈宮，宿齋于太廟。甲午，饗七室，又饗奉慈廟，宿齋于南郊。乙未冬至，合祭天地于圜丘，以太祖、太宗、眞宗並配。[24]赦文：

「門下：朕膺天地之丕貺，紹祖宗之慶基，政典咸融，兆民祗若。休祥狎應，大田屢兆于豐年；髦俊並生，多士協寧于景運。熙平在旦，燕翼有光。諸侯盡賓，納黎元于富庶；三公論道，升遺逸于簪紳。豈惟沖人，克致茂實。必修報本之義，以答上靈之心。盛服展儀，至日惟吉。欽從謨訓，率致精明。清廟肅雍，既備陳于圭瓚；閟宮靜侐，復親薦于豆籩。被袞就陽，燔柴定位。嚴配並饗，昭格于至誠；陟降交歡，誕膺于純嘏。念紹庭之垂裕，顧受福之永昌。思與萬邦，同茲大澤。禮交樂舉，既明嚴上之規；雷動風行，宜覃渙汗之號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大事在祀，聿從裒對之文；與物爲春，用穆好生之化。更賴良弼，賢戚維藩，文武蓋臣，中外庶尹，體恭肅以修輔，本中和而在寬。俾敦孝友之倫，咸躋仁壽之域。翼宣王度，永播時雍。主者施行。」

太常禮院言：「南郊第一龕，饗五方帝、大明夜明、神州地祇、北極天皇大帝。比歲，上差司天監保章正攝事。且五帝尊神，而獻官秩卑，饗接非稱。今詣第一龕，以少卿監或正郎爲獻官。第二第三龕以員外郎。壇下及內壝之外，以京官或保章正分獻。」從之[

25]。大禮使言：「宗室詣中書受誓戒，不至者六十餘員。」詔停郊廟幄位。太常禮院言：「皇帝行郊廟之禮，故事止設更衣幄殿而未有小次。是以薦獻之際，皇帝立版位，以至于禮成，未有所以裕主尊、究恭肅也。謹按《周官》：『朝日，祀五帝，則張大次，朝覲會同亦如之。』鄭康成謂：『大次，所往所止居也。小次，既按祭退俟之處也。』引《祭義》：『周人祭日，以朝及閽。』雖有彊力，孰能支之？是以退俟，與諸臣代有事焉。故說者以爲祀昊天上帝，亦張大次、小次。古者大次在壇壝之外，猶今更衣幄殿也，小次在壇之側，今所未行。按魏武帝《祠廟令》：『降神禮訖，下陛，就蕞而立。須奏樂畢，似若不愆，列祖遲祭，不速訖也。故吾坐俟樂闋，送神乃起爾。』然則武帝坐俟，容須引設近次，與《周官》義符。今參驗前代，謂宜設小次于皇帝版位少東，每獻畢，降壇，若殿，就小次。俟終獻，徹豆，則復就版位，至禮畢。如此則奉神之意，在久益虔；執禮之容，有恭無闕。」從之。禮畢，羣臣上尊號曰「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」。三年七月己卯，孫奭子瑜上《崇祀錄》二十卷，詔送史館。【原註】奭領太常，倣唐王涇《郊祀錄》，紀國朝典禮，未奏而卒

赦文[26]：

「門下：升禋陟配，誠孝所以兼申；擁休肆眚，神靈于是交豫。朕奉承丕歷，欽率先謨。永惟置器之重，浩若涉川之廣。託在尊極，弗敢遑寧。幸席成規，寖尋至治。而疆陲賓款，歲物順繁，民罔時恫，政克用乂。斯皆昊穹開佑之貺，宗祐燕詒之謀。幽贊于茲，朕將何力？內循涼寡，期保顧存。是用圖講舊章，毖修大報。祓飾壇兆，豐潔粢盛，虔會迎長之辰，躬陳合祭之典。至于前獻道祖，歷祼廟昭[27]。蓋經禮必先之文，庶哲王能饗之義。措事之日，備物有嚴。百執駿奔，二聖參侑。獲率強力，以底盛容。居歆在上，降鑒如答。迪拜胙之吉，敢曰余勤；沛崇朝之澤，方思眾共。再念嚮徇羣議，許加徽稱，深揆浮實之華，如乖克己之訓。宜因冠號，俾易建元。顧無專享之福，更示惟新之命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逮下之慶，方與物而皆昌；屢省之思，冀後天而攸奉。尚賴三事庶尹，列辟眾司，交輸乃誠，躋格鴻化，茂對乾施，永孚于休。」

禮畢，宰臣張士遜等五人上表，加上尊號「寶元體天法道欽文烈武聖神英睿孝德皇帝」[28]，上屢卻之，謂士遜曰：「唐穆宗云：『強我懿號，不若使我爲有道之君；加我虛尊，不若居我于無過之地。』朕常愛斯言，卿等亦宜體此意。」士遜等懇請不已，上不得已，至二十九日下詔，惟不稱「英睿」二字，餘允其請。右司諫韓琦以京城內逼，郊祀數月，盜賊公行輦轂之下，宜有禁暴之法，請南郊前一月降敕開封府，約束強盜，罪至徒並折傷人以上，如犯在敕後，毋得以赦原，其竊盜贓重者，奏聽裁，從之。

康定二年，有獻議者以西事未寧，欲權罷郊天，上以爲不可。至十一月二十日南郊畢，肆赦。

「門下：朕誕膺寶命，嗣守鴻基。荷上靈降監之祥，奉列聖紹庭之憲。撫寧興運，司牧黎元。慎保盈成之難，思隆久大之業。祗勤抑畏，垂二十年。何嘗不中昃勵精，幽微博聽，慮一夫之不獲，期百志之惟熙。務湯盤之日新，致禹疇之時若。至于秉慈儉之訓，絕游畋之娛，器物屏雕文之功，刑政革煩苛之弊，雖未臻于淳古，庶無怠于始初。幸以諸夏謐清，百嘉彙茂，民涵豐楙之樂，物違疵癘之傷。玉燭四時，蕭勺羣祀。斯皆三神之所孚祐，九廟之所撫綏。豈緊眇眇之躬，克召穰穰之福。是用順攷聲名之典，寖尋禋燎之儀，祓飾壇壝，祗薦瑄幣，揆天元景至之序，定國陽郊見之儀。皇穹后祇，勤降瞻饗之厚；藝祖文考，毖陳升侑之嚴。本陶秸以致其誠，合羶蕭以達其氣。望秩羣祀，懷柔百神。冀精意之獲伸，奚備物之能稱。若乃首趨眞館，前謁太宮，肅修祼獻之常，罄茲僾愾之慕。所以因昭事之大，述追孝之恭，交集盛容，克成美報，禮由眾舉，慶靡專承。當天地並貺之仁，聿均大赦；法雷雨作解之施，用霈醲恩。仍建號以紀元，美受釐而布度，可大赦天下。宜改康定二年爲慶曆元年。於戲！謹漢畤之親祠，茲爲大事；體虞書之肆眚，所重好生。許清多辟之流，咸沐維新之澤。尚賴臣鄰同德，官尹修方，協進忠規，允釐庶績。丕格至平之治，共酬純錫之私。」

初設有小次，壇下又設褥爲黃道，屬之神位，至是，上不御小次，徹黃道，改拜褥，用緋，以盡恭肅之志。

慶曆四年，南郊，御劄敕內外文武百僚等：「朕荷祖宗之謀，託黎元之上，日愼夕惕，罔敢怠遑。故嘗六款圜丘，祗見上帝。今賴天之福，浹宇以和。雖右鄙留屯，南方薄稔，已加撫綏，期底靖安。匪云交修，思有昭報。聖則能饗，誠慙于寡德；祭不欲數，既及于三年。通奉先規，講求多物。愾聞列聖之祫，裒對明靈之臻。況祈祉下民，弗爲專美。在國大事，其敢憚行。朕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事于南郊。咨爾攸司，各揚乃職。凡于供億，毋俾煩勞。應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爲名，別行科率。比者多緣嚴配，加上徽名，止循率籲之常，徒爲薦誠之累。且應神以實，何用虛文，與禮之奢，不如寧儉。其文武百官僧道父老等，不得因郊祀上表，請加尊號。永言有眾，宜喻先庚。共獎至虔，以副朕意。故茲劄示，想宜知悉。」郊祀赦文：

「門下：朕聞爲國莫重于祭，報本莫尊于天。禮不欲至于煩，類當三歲；物無以稱其德，

是竭至誠。比者原田有秋，辰緯澄晷，地數見寶，蝗弗爲災，關輔簡餉與之調，羌夏露懷徠之請。間遣近輔，分慰三垂[29]，就恤邊吏之勤，無重編氓之困。亦克用乂，方致小康。朕用欽荷顧存，謹修禋類，抑止貢奉之費，裁節供帳之勞。前敕攸司，毋加徽稱。雖微有善之讓，姑底事神之恭。且復稽參典文，改告茲謚[30]。從眞聖之尊統，貫乾德之舊章。既款殊庭，遂見清廟。叶長日之嘉會，祗靈壇而順享。皇穹后地之合，藝祖神宗之配，六變而樂備，三獻而禮成。煬蒿煙于太霄，達爟火于羣祀。兩儀洪洞，萬瑞紛綸。斯固足以表上帝之眷懷，罄沖人之明察。又念乃文乃武，有壬有林，或奉引掃除，或侍祠顯祖。八屯擁衛之格，九州獻力之常。共贊眇躬，克成毖祀。美不專饗，命則惟新。用推多福之祥，肆爲兆民之慶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明德惟馨，已同蓋高之鑒；與眾更始，誠慕列辟之良。矧曰如台，敢云自暇。益當居降祥之地，而懼其咎；席已安之勢，而念其危。弗徇非彝，弗爲無益，建中道以臨總，渙大號而胥歡。嘉與羣元，共臻斯路。」

慶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南郊。赦文：

「門下：朕嘗博覽載籍，詳觀古今。每資取于典彝，用昭施于政教。且夫大事在祀，所期奉而益恭；讓德于天，必欲善不自處。斯皆垂芳簡策，作範邦家。歷世相因，百王不易。在沿革而雖異，諒稽參而靡渝。故假廟致虔，掃地尚質，實奉先而嚴配，取報本以貴誠。粵自纘承，逾茲二紀。遵述詒謀之訓，企及欽明之風。慎恃守于盈成，念懷柔于遠邇。萬幾之務，罔怠于旰宵；含生之倫，冀登于富壽。尚兢虞于譴戒，彌鑒省于昏荒。治格隆平，物無疵癘。制作禮樂，敢謂其時；協和人神，當成厥事。是用虔修毖祀，參講縟儀，抑菲德之徽稱，增先皇之顯謚[31]。祗見覲德之室，嚴禋定位之方。圜壇載陞，長日協吉。順攷舊典，傾竭精衷。九州獻力以惟寅，百神受職而咸秩。紛綸之貺，仰降于高穹；曠蕩之恩，宜覃于率土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於戲！惟聖饗帝，益罄于齋莊；惟德動天，敢忘于惕勵。尚冀祖宗垂祐，輔弼協謀。緊維城親懿之賢，暨衞社忠勞之士，百工庶尹，咸一乃心。共贊昌期，永臻皇極。」

十一月四日，南郊。赦文[32]：

「門下：燔柴報本，崇經禮之親郊；渙號宣恩，廣春秋之大眚。朕肅膺統業，寅奉政機，未昭厥塗，猶涉淵水。荷乾祇之敷佑，賴宗社之擁全，治克用平，思無不服，茂息生齒，屢登康年。蓋先烈之累仁，省眇躬之何德。比舉秩于元祀，用答揚于靈休。三紀于茲，涓衷敢怠。自合宮之訖饗，即陽位以薦誠。申命道司，詳稽舊典，卜日南之長晷，祠地

上之圜丘。前詔諸儒，攷正雅樂。蓋以遵達孝之述事，昭盛德之流光。遹觀厥成，升奏羣祀。庶德音之致，相接于天人；沿豫象之辭，登配于祖考。率前期而戒誓，復先甲以潔齊。欽翼祖宮，欵見于道祖；肅慤在廟，永懷于前人。懼饗弗能，臨祼惟惕。紫營未旦，赤霄在望。執事有恪，備物無違。蒙上帝以居歆，奉列聖之參侑。蒼璧既奠，朱燎以升。惠我無疆，肅然有感。欽惟天表之應，誕錫壽康；嘉與宇內之人，均承貺施。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合祫大祀，固靡神之不宗；在宥羣方，思與物而更始。尚賴左右承弼，中外臣工，秉德輔予，竭忠圖治。惟休惟恤，永底康哉！」

太常禮院言：「奉詔再詳定三聖並侑事，伏以配侑之法，前代不同。古則一王，而後或兼配，皆是變禮彌文，廣申誠愛也。國朝景祐二年曾下詔書，令次郊禋，三聖並侑。其後以太祖定配，二宗迭配，明堂大禮亦三后並侑。今陛下濬發德音，欽明大孝。況是本朝舊制，已再躬行，于義無爽。」故下詔曰：「王者因郊反始，無大于躬親；本孝奉先，莫尊于主侑。且明堂之配，已著于定儀；而景祐之文，蓋存于甲令。雖協事親之愛，猶愼緣情之舉，再諏羣議，述考舊典。皆以謂祖宗功德，宜對越于上靈；文昭武烈，亦無嚴于祀位。息民昭德，定保永圖。自今南郊，三聖並侑。布告內外，宜體至懷。」

三年，罷南郊。九月十二日恭謝[33]。敕內外文武臣僚：「執圭璧以事神，嚴祖宗而配帝，雖有國之常典，亦因時而制宜。朕承三聖之丕基，撫萬邦之有眾。儉于己，思天下之民豐；勞于心，致天下之民佚。罔敢怠忽，庶幾治平。而首春以來，偶爽調適。賴三靈敷祐，百福來臻，順以節宣，獲茲康裕。加以邊隅不聳，風雨以時。雖庶物之咸和，顧眇躬而增惕。是用稽先朝之成憲，詢故實于有司，卽廣殿之翼嚴，擇靈辰之良吉，式申昭謝，以格純休。宜用先期，俾茲誕告。朕取今年九月內，于大慶殿行恭謝之禮。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，卽宜權罷。所有合行諸般恩賞，並特就恭謝禮畢，一依南郊例施行。至日，朕親御宣德門宣制。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。務遵典禮，勿俾煩勞。咨爾多方，咸體予意。故茲劄示，想宜知悉。」至九月十二日，恭謝畢，降赦。

「門下：朕纘繩基緒，統御幅員，周視萬幾，僅成三紀。思守文之尤重，念居上之至難，或未明而衣，或既旰迺食。惟正人是訪，惟公論是稽。恬然過勤，舉不知困。比春云始，平履成虧。荷高明之博臨，膺厚順之丕擁。宗社降福，士民輸忠。眇眇之躬，遄臻于綏乂；便便之政，率遂于講修。雖屬水潦遘災，河流移道[34]，眷言方國，咸克妥安。邦經所繫，朕力何有？亶茲循省，彌用戰兢。秋廩戒期，農收畢務。誕詢故事，參繹前文。約郊壝之儀，嚴路廷之制，工師虔鞏，物品晏清。祗罄誠忱，潔清款見，上以答乾元之開佑，下以蘄生聚之樂康。寖通明靈，大示肹蠁。宜與兆庶，共均休嘉。式覃渙汗之恩，

仍易紀年之號，以孚神貺，以順物宜。可大赦天下。云云。」

初，仁宗得疾，議者以太宗至道年升遐，乃深惡其年號，趣詔中書改之。是歲以郊爲恭謝天地，改元曰嘉祐。四年十月，詔罷冬至祀南郊。十三日，祫享。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，十一月甲子，合祭天地于圜丘，改元乾德，從張昭議，以宣祖配。攷《宋史》，十一月甲子，十六日也，此書失載月日。

↑ 案《宋史》開寶元年，南郊大赦，十惡、殺人、官吏受贓者不赦，後凡郊赦，俱大略倣此

↑ 案《宋史》是年南郊禮成，上尊號曰「應天廣運大聖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」。前乾德元年赦文載尊號，此後多失載

↑ 案《宋史》開寶九年四月庚子，祀圜丘，此書失載年號月日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正月庚辰詔：「後月幸西京，有事于南郊」，幸西京當在二月，而此書載正月十三日詔云：「今幸西京以四月，有事于南郊」。攷《宋史·禮志》正月詔以四月幸西京，而《太祖本妃》復作三月丙子幸西京，與此互異

↑ 案《宋史》開寶九年四月庚子，祀圜丘，迴御五鳳樓大赦

↑ 案《宋史》是年南郊禮成，上尊號曰「應運統天聖明文武皇帝」，此失載

↑ 案《宋史》是年南郊禮成，上尊號曰「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」，此失載

↑ 案《宋史·禮志》淳化三年，將以冬至郊，前十日，皇子許王薨，宋琪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，從之，卽此正月二日辛卯也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淳化四年，南郊，以宣祖、太祖並配

↑ 案此句下疑有脫文，無別本可校，姑仍其舊

↑ 案此句下疑亦有脫文

↑ 案《宋史》至道二年正月辛亥，南郊，此書失載年月日。攷下原註宋白爲禮儀使及問呂端云云，按是年宋白爲禮部侍郎，進翰林承旨；呂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宋制：禮儀使專命翰林學士爲之，白以翰林承旨爲禮儀使，故知此赦當在是年也。

↑ 案《宋史》眞宗咸平二年十一月丙戌，南郊，此書失載咸平年號。今據詔中嗣業三年等語，攷之《宋史》，知在是年也

↑ 案景德二年郊赦以後，大中祥符七年二月壬申，以謁聖祖于鴻慶宮，恭謝，南郊大赦；又天禧元年正月辛亥，以上聖祖尊號于景靈宮，南郊大赦。今此書二次赦詔俱佚，無別本可攷，姑仍其舊

↑ 案《宋史》是年南郊禮成，上尊號曰「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」，此失載

↑ 案《宋史》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，南郊，此書失載年月，今以《宋史》及所載事跡攷之，當在是年也

↑ 案《宋史·禮志》是年郊後，擇日恭謝，大禮使王曾請節廟樂云云，今據此則在郊前二日宿齋太廟時也，與《宋史》先後互異

↑ 案《宋史》是年七月塞滑州決河，故曰河流順復

↑ 案《宋史·禮志》是年郊後三日，齋長春殿，謝玉清昭應宮，禮畢，恭謝皇太后，與此郊後卽日恭謝皇太后，後三日，齋長春殿，又一日，謝玉清昭應宮，先後互異，當以此書爲據

↑ 案《宋史·禮志》是年皇太后宣答曰：「皇帝德備孝恭，禮成嚴配，萬國稱頌，懽豫增深」云云，與此互異

↑ 案《宋史》天聖五年郊赦以後，天聖八年十一月戊辰，知祀天地于圜丘，大赦，此書失載此次赦詔，無別本可攷，姑仍其舊

↑ 案《宋史》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，冬至，南郊，大赦，此書失載年月，今以乙未冬至及三宗並配，攷之《宋史》，知在是年也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景祐二年，詔以太祖爲定配，二宗爲迭配，皇帝親祀，請以三聖並侑

↑ 案《宋史·禮志》景祐二年，詔：「神州皇地祇，舊常參官攝事，非所以尊神，自今命兩省。歲九大祀，宰臣攝事者，參知政事、尚書、丞郎、學士奉祠。」與此稍異

↑ 案《宋史》仁宗寶元元年十一月庚辰，南郊，大赦，此書失載年月日，今攷之《宋史》，知在是年也

↑ 案自眞宗以後，凡南郊前，必先饗景靈宮及太廟、奉慈廟。寶元元年十一月戊申，享景靈宮，己酉，享太廟及奉慈廟，故曰「前獻道祖，歷祼廟昭」

↑ 案《宋史》是年南郊禮成，上尊號「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」，不載去「英睿」二字，此書「聰武」作「烈武」，當以此爲正，可證《宋史》之闕訛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慶曆四年夏，元昊稱臣，命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，富弼宣撫河北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是年十一月改眞宗五后尊謚

↑ 案《東都事略》是年加上眞宗尊號

↑ 案《宋史》仁宗皇祐五年十一月南郊，大赦，此書失載年號，今以下太常禮院議三聖竝侑，攷之《宋史》，知在是年也

↑ 案《宋史》仁宗至和三年改元嘉祐，九月辛卯，恭謝天地于大慶殿，此書失載年號，以《宋史》攷之，知在是年也

↑ 案《宋史》是年四月，大水，河決商胡